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

第八回 黃繡球遇弟拜姊妹 張先生扶病送文書

話說黃通理要尋張先生，並想在自家屋裡先開一個家塾，與黃繡球講過之後，這日未去。打聽得張先生近來有病，黃通理一連去看他幾次，都不能見。如此停了一二十天，但聞病勢沉重，遠近醫生，延訪了好幾位，服藥皆無效驗。一日黃通理又去探問，說是有一位女醫士，昨晚看了看，服了些藥丸藥水，已略好了些。這位女醫士，從外國醫院內畢業回華，路過此地，原與張先生的岳家有點瓜葛，因此上岸來借宿一宵。恰遇著張先生有病，就挽留請他診治。那藥丸藥水，都是他帶來現成的。黃通理問道：「好呀！我說我們村上那裡有什麼女醫士，不知這女醫姓甚名誰？是何處人氏？年紀約有多少歲數？」張先生家下的人說道：「他姓畢，單名一個強字，外號叫做去柔，也是我們江南人，年紀不過三十多，不上四十，卻是一雙大腳，像廣東婆娘，走起路來，直挺挺的，兩步跨作一步，倒著實爽快。」黃通理一想：這人與我黃繡球一定對著勁兒，待我在客堂外遠遠的瞧他一瞧，到底是個什麼樣兒？果見那女醫在內室經過，身材也不長不矮，不瘦不胖，穿一件拷綢衫，全是廣東裝束，只不聽見他的口音。黃通理當下又托張先生的家下人進去問候了一聲，便回來告知黃繡球。

黃繡球果然欣喜，說：「明日我就去拜望張先生的家眷，只算你叫我去慰問張先生病症，便可與那女醫會面。那女醫既在外國醫院畢業，雖或但以一技行道，又或偏奉外國宗教，究竟總有些道理。據爾說，他那神情氣概，必是個可談之人。我若談得合式，拉攏他來一起辦事，豈不甚好？況且他是一雙大腳，我如今也放了一雙大腳，居然有個伴當，同他在一起慣了，免得我這村上人少見多怪的人，又以為奇。」

這張先生離黃通理家有兩里多路，黃通理又要僱乘小轎與黃繡球坐去。黃繡球堅執不可，說：「前日在媒婆處，因為悶了兩天，寸步不移，腳下覺得重滯，所以坐了小轎回來。如今我腳下散漫已久，很能走得，借此也認認路徑，看看村上的景致。好在我由小腳放大腳，一場笑話，已是無人不知，不會再鬧什麼謠言。我就帶了小的孩子，你引我到他們門口。張先生家，又不是衙門公館，我進去，難道他家能吆喝出來？」黃通理只得依了，引了黃繡球，攜著他小兒子，一路來至張先生之門。黃繡球的腳步，也竟灑灑脫脫，不十分的扭扭捏捏了。

走了里把路光景，迎面一個人，把黃繡球上下仔細的打量了一回，走過幾步，又上前細看。這一看，黃繡球陡然想著，說：「你不是我孀娘那邊的兄弟嗎？十幾年來，怎麼就不見信息？」那人說：「姊姊你真好記性，我也覺得面熟，只是不敢動問。姊姊你現住何處？這位可是姊夫黃通理先生？」黃通理與黃繡球忙說：「我們仍舊住在老宅子，現在要往刑房張先生家去問病，少頃即回，你到我家去再談。」那人又說：「妙極巧極，我新近跟著張先生一位女親眷畢太太才來的，正住在張先生家，可以同走。」

於是一路走，一路問那人：「你幾時出門？幾時跟著這畢太太的？」那人道：「自從姊姊到黃府上去那年之後，我父親即同我到福建、廣東各處做生意，虧蝕了本，不上四五年，我父親就死在廣東。我那時才十四歲，被人拐了去，當做什麼豬仔，賣到澳門，又販到外洋。好容易受盡苦楚，挨了十幾年，跟人逃出來。回到廣東，遇著這位畢太太，念我同鄉孤苦，收了我做個用人。這畢太太學得外國醫士，一手好本領，我跟他不過才一年多，已弄了幾個錢。天假之緣，又得在家鄉與姊夫姊姊，親人相遇。」黃繡球聽那人說時，不免生多少淒感之意，默念他是我的房分弟兄，竟已做了人奴，如今我正要去看他主人，若一時說破，不但叫那畢太太看輕，也是自己的羞辱。且叫他裝做不曉得，不必同行，便在那裡見了面，也只裝個不認識，待我慢慢的自有道理。因此將此話與那人說了。那人也自覺慚愧，說：「姊姊這話很是，我晚上再到姊姊府上面敘一切。」

須臾，走到了張先生住的那條巷口，黃通理指點了黃繡球的大門，就先自回轉。黃繡球攜著小兒子，進了張先生門內，說明來意，便有張先生的妻子媳婦們迎出來，請進去坐。敘過套禮，問過張先生的病情，又略說了前次感激張先生的話。那張先生的眷屬，於此話頗不甚了了，這是何故呢？因為這些衙門中的事情，張先生在家並不與婦女談及，所以他眷屬等，於黃繡球一段公案，只知是張先生應辦的公事，不知其中是張先生斡旋解圍。當下聽黃繡球略說幾句，也略略的謙遜了幾句。接著說：「我們當家的這病，起初甚險，幸虧敝親畢大嫂來了，用外國的醫法，這兩日已一天好似一天。」黃繡球道：「原聽見說府上到了一位令親畢太太女醫，高明得很，現在那裡，可容相見？」說時恰好畢太太從張先生臥房用了藥出來，便指著與黃繡球互見了禮，大家坐定傾談。

黃繡球將他近來的歷史，從頭至尾，一直說到他要怎樣開辦學堂的話，都盡情吐露，從飯前到飯後未曾住口，竟似忘記了初次在張府上作客一般，毫不客氣。這是黃繡球的一片激發性情，想必與那畢太太話更投機，故而如此。實在也是做書的化詳為略，省得拖沓煩絮的法子。

卻說那畢太太聽完黃繡球那一篇話，且異且歎，心中也把黃繡球引為知己，只說：「可惜我要急於回去，不能在此與黃嫂多盤桓幾日。我去後耳聽消息，你等張先生病好全了，把你的事商量停妥，請你通個信與我，有什麼見得到的，我自然回信告訴你。或者秋涼後九十月間，我特地再來一趟，就長住些，幫你點忙。難得我們女子中，在這內地裡，有你這黃嫂這種人，不可多得。今日幸會，實在佩服。」黃繡球笑道：「我本曉得什麼！像你畢大嫂週遊外國，利己利人，才算是女中豪傑。如今張先生的病總還仗你調理幾天，再耽擱些。你府上原籍地名，同張家嫂子是怎樣一宗親戚，我方才請教的還不清楚，請你再敘一敘，想同你仰攀個姊妹稱呼，連著張嫂，三個人通一個譜，不知可不嫌唐突否？」張先生的妻子忙道：「我使不得，他是我母親的孀孀，比我長兩輩呢。」畢太太說：「也罷，就是我兩人自此以姊妹相稱，不用那俗例，寫什麼帖子。我有一張名片交給你，做個紀念。你也寫一張名片給我便是。」張先生的妻子一看那名片，只是二寸多長，一寸多闊，白白的一片厚紙，上面當中有五個字是印刷的，問：「這就是名字嗎？」黃繡球接來看時，正是「畢強字去柔」的五個字，便說：「我沒有這樣名片，也沒有什麼表字，請你就代我寫一張，並起一個表字出來，如何？」畢太太道：「表字沒有何妨？我也沒有這樣的空白片紙，替你拿洋紙裁一個，你自寫一個名字在上面，交與我就結了。」黃繡球說：「我的字斷不能寫，還請代寫為是。」

這裡女賓主三人與一班婦女方在敘談，聞得張先生從臥房內呼喚他妻子說道：「黃嫂在這裡，黃通理先生來了沒有？」他妻子答道：「今日未來，可要請他一聲？」黃繡球接口道：「前幾次，他原有話要同張先生面商，只因貴體違和，未得晤敘。明日如果張先生精神好些，我回去叫他來請教些就是了。」張先生說：「沒有別的，我想起前次通理先生要捐辦學堂的事，這具稟捐款，是極容易的公事，倒是學堂章程，一時難定。我們舍親畢太太，他曾在外國學堂讀書多年，雖是習了外國醫的專門，卻於中外普通學問，很講求過的，湊巧好請通理先生大家談談。」畢太太聞此言，又謙說：「我也只得一知半解，不懂什麼。方才聽我黃妹妹敘他的近事，真可謂女志士，非我所及。我們兩人現已認為姊妹，等我回去一趟，再出來，說定與他幫忙，是我女子們可盡的義務、可達的勢力，斷不敢放棄推諉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原來姊姊尚有如許才學，不肯自露，更叫我自覺粗鹵，論起來就該拜姊姊為師了。姊姊在此，既須為張先生調理病症，又急欲回府，不免有點煩冗，倘還能留些空兒，明日我再同我家通理來聆張先生的教，順便請姊姊再指示些。」

張先生聽說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二位也不必客氣，明日通理先生來，商量定了，我等一兩天也就要進省辦公，打聽辦學堂的文書幾時發出來，便可乘機具呈。」黃繡球說：「外面告示是已經出了。」便把黃通理所說的告示大意，告之張先生。張先生道：「這兩日正在考決科，怎麼那辦警察學堂的告示也出來了？我在病中，可就不個信兒。據這告示的意思，真不上緊，真是那句話，要等上司催下來，再拿無款可籌四字搪塞。如今我們捐款請辦，定可批准。所怕題目太大，捐的人獨力難支。通理先生想先辦一個私立家塾，也是不錯。既名家塾，更得由我們自定規模，自立派頭。這是畢太太優於佈置的，包管與通理先生見了面，一定意

氣相洽，有說有商量的，其事易成。」黃繡球不勝歡喜，又談談說說的。外面報道黃先生家打發人同小轎子來接了。黃繡球道：「我是要走，不要坐轎子。」遂回絕轎夫，叫來人領了他兒子，辭了張家，訂期明日再見。

回至家中，黃通理先問張先生的病情如何，黃繡球告以一切。黃通理也十分興會，說：「張先生病了這一個多月，還把我們的事切切在心，可見實是個熱心熱腸的人。」說話之間，天色近晚，那黃繡球的房分兄弟找了上門，不免敘些寒暄禮節，帶了些廣東澳門香港各處的土物送來，問道：「姊姊今日與畢太太談了這一天，可提起我沒有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不便就提，看畢太太為人極好，想必平日待你必不是那薄情仗勢的。他叫你什麼名字？你可仍舊是小時候的名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自從賣為豬仔之後，就被他們改叫做唐順仔。去年跟了畢太太，也就仍舊叫唐順仔。」黃繡球說：「你小時的名字，可還記得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小時候名字叫復華，怎麼會忘記呢？」這復華與黃繡球、黃通理又各自細談了好些。

末後黃繡球說：「畢太太在這幾日內須動身回府，你且跟著他同去。隨後我只說有個兄弟，自小分散，聞得在他那府上相近一帶，寫信托他訪求，那時再作個巧相逢，始為光儻。」復華道：「甚好，今晚來得已久，我要去了。我已是無家之人，可憐飄泊十幾年，得此意外歡敘，還要姊夫姊姊念著父母之情，格外看待。我積蓄得外國金洋百餘元，藏在身邊。內地既無可換，明日想送來姊姊這裡放著。姊夫要有正用，盡可托人到上海去換了使用。大約合著本國洋錢，也有一千多呢。」黃通理問：「此項為何向來不存放畢太太處？你跟他年把工夫，為何積蓄得這多？」復華道：「一半是辛苦攢聚的，一半是傭資賞資。在廣東原是放在畢太太處，臨走時，他說他到東到西，行蹤不定，途中或與我分散，交給我自己收存。畢太太他的款子，也不多，也是胡身帶了走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這個你交放於我，原可放心，惟如今既仍跟著畢太太，萬一他問起你來，不實說，就難以支吾；一實說，倒不好，不如你還帶著為是。再者，我明日同你姊夫還要到張家會畢太太，你仍不要露面；便露面，不要露出神色來。」復華答應著辭去。

剛送出門口，只見黃禍拿著燈籠，急喘喘的走進來說：「那決科的案出了，怪稀奇的，取了兩名備取，就是我同你，你在先，我在後。向來決科沒有備取名目這必因我們做的兩本，本在不取之列，又因是決科，一榜盡賜及第，故附在後頭，這賓興費總可以領得到手。我們只要去下場，中出舉來，管他備取不備取。」黃通理聽這些話，不耐煩說：「我不想下什麼場，我這賓興費也讓你領了就是。」黃禍喜道：「這個何必，你也不必因此灰心，不相信那閱卷的怎樣瞎了眼，把你的卷子看得這般低。我與禮房相熟，我去把你我的即刻領他出來，看是何批評。」黃通理越聽越厭，也不則聲。黃禍一翻身，提著燈籠便走。黃通理對黃繡球道：「這真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，時常來攪擾不清！將來不要我有什麼事，他都來插身插嘴，就應在這個連名的上頭，我在先，他也掣肘於後，那可就害死了人！小人難養，有得就無饜，無利就懷恨，偏偏被他糾纏住了，好不可惱！我黃家卻是這種不肖子孫最多，開了家塾，把這些不肖的教化幾個，也是極要緊的了。認真明日去同張先生、畢太太商量，請畢太太先代我擬個規則，請你先做我這家塾的幹事員罷。」

正說著，黃禍又敲著大門進來，手拿著兩本卷子，說：「你的並沒圈點，只批了一個批語。我的你看這橫槓子豎槓子打了許多。我原不會做，你卻可惜了，怎麼不依著《四書合講》？又把王安石太太的奸臣說好了呢？」黃通理說：「你不必問，我把卷票子送給你，我那賓興費一定歸你去領。我還要替孩子們背書，你坐坐再去。」黃禍又得了一宗外快，欣然說道：「如此明日再會，我就去了。」

去後不多一刻，又有人來打門，問是誰人，不人。問了半天，只說：「是我！我！」聽不出個聲音，畢竟開過門那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